

外力影響與印支戰局

羅石園

印支三邦自共黨奪得政權，一般多認為從此將可以結束長期的烽煙。誰知繼抗法及反共戰爭之後，又興起越共侵棉及中共懲越的大動干戈；而寮國亦有推翻永珍傀儡政權的武裝崛起，若問此三邦的戰禍何以如此繼續不斷？同為共黨當權何以仍須大動干戈？這些問題，都不能單從三邦本身求得答案，必須從美俄中共三方面，才可找到印支三邦和戰的來龍去脈。至於驥武而沉迷於實現「印支聯邦」野心的河內政權，只是戰爭的代理人而已。

(一) 棉戰因蘇俄利用中越共之爭而起

一九七八年杪，河內突然揮動廿萬重兵侵入高棉，以破竹之勢，於一鼓攻佔金邊及全棉各重要地區的同時，並以大軍進逼泰邊，迫使棉共潰敗之衆，在泰棉邊境山區幾無立足餘地。適於此際，中共亦出動廿萬部隊直搗越北，且揚言此乃對驥武好戰的河內予以懲創。越共在後方遭到攻擊的情勢下，便不能不從高棉戰場抽調勁旅北上馳援，所有遠征高棉的部隊，士氣戰志亦多因此而發生動搖，遂造成棉共潰兵重新集結於棉泰邊區的大好契機^①。

中共進軍越北，乃係圍魏救趙的戰略，受益的除了棉共流亡政權之外，泰國及其「東協」伙伴亦因侵棉越軍不敢繼續南進，而解除了壘卵之危。並使此一區域組織接納了北平所推行的反霸統戰，更使泰國甘願讓中共假道援助棉共重整師干；而非共棉人抗越武裝也乘時而起，繼後在北平及「東協」共同努力敦促下，非共棉人抗越勢力宋、施兩派更與棉共組成三邊聯合政府，採分進合擊戰略，一致打擊侵棉越軍。尤其在外交戰線上，「亞西安」更成了反霸統戰陣營的先鋒，在國際間進行遊說，強調如果承認由越俄所扶立的金邊傀儡政權，便無異鼓勵侵略。此不僅促使歷屆「聯大」都決定保留棉共流亡政權的代表席位，迫使金邊無法

註① 「從三角關係看中越共之戰」，本刊，第十八卷，第七期，拙著。

躋入國際壇坫，且造成自由國家一致對河內展開經濟制裁，中止了對越經技援助^②。

一般都不了解，河內在經過抗法及寮戰越戰先後卅餘年戰爭後，面對戰火蹂躪的祖國與田園荒蕪、廬舍爲墟的慘狀，正應該重整家園，讓壯丁們從熱戰戰場回到生產崗位進行經濟建設，何以又要發動侵棉戰爭？這固然是由於蘇俄企圖利用它作為在東南亞建立霸權的鷹犬，其實河內亦具有藉此粉碎中共引美國勢力以包圍它的居心，蘇俄對它的利用，只是趁機而入。

早在河內發動侵棉之戰以前，越共即不惜放棄巴黎和談時，季辛吉國務卿所作戰後以四十億美元經援越南建設的承諾，而接納克宮的片面軍援，嗣復毀棄巴黎協定，以戰爭席捲南越。這便是越共甘願受克宮利用以驅除華府與中共在此一地區勢力的開端，也是繼後侵棉之戰的前奏。何以致此？原因是巴黎協定簽訂前夕，周恩來即面告日本訪客，指出今後將有三個越南，美國都會一體承認^③。此無異表明：越南除河內與西貢兩政權而外，當時在南越北部高原的「南解」臨時政府，亦將與河內西貢鼎足而三，分庭抗禮。

由南越共黨所組成的「南解」，原是河內企圖藉此籠絡南越人民、統一南方的工具，然而「南解」則經不起北平的迷惑，沉醉於倚賴中共的支持，俾於「解放」南越後可以獲得獨立主權，由周恩來的透露，可知北平與華府對巴黎和議已有暗盤，即在越戰結束後，將支持「南解」政權與河內脫幅，使中共爭取到「南解」的歸向，而將北越一隅置於南北鉗制之中。因此，越共對蘇俄樂意軍援其席捲南越，自所歡迎，且甘願將巴黎協定推翻，以資回報。更何況河內認為華府所企求的，不過是讓美國的勢力仍能留存於越南，在河內席捲南方後，如果與美國建交，此不僅可以平衡蘇俄與中共的勢力，且仍可獲得美方承諾的經援，並進而在外交上仿行南、羅路線，華府又何貴於保留西貢政權^④。

(二) 「東協」踏入反霸統戰殼中的經緯

河內赤化南越後，當地的叛亂相隨風起雲湧，不僅前西貢政府的軍人與反共教派結合，而並無黨派色彩的南方人，亦奮起反抗被北越吞併，「南解」成員及同路人又羣起號召推翻河內親俄政權。中共則利用與越共勢不兩立的棉共政權，以突擊隊不斷攻入南越邊陲，將補給運到南越叛軍手中；且由北平佈置在南越的第五縱隊，對立場不同的叛軍加以溝通，使其滙流，並一視同仁

註② 「越共吞棉對泰國的衝擊」，本刊，第十八卷，第六期，拙著。

註③ 日本《共同社》北平電，一九七三年元月十八日。

註④ 「南北越統一政府成立後的對外動向」，本刊，第十五卷，第十二期，拙著。

地加以援助，使得來自北越的防軍，在腹背受敵的情勢下，往往是防不勝防。

此一期間，美越在巴黎所進行的建交談判，頗有進展，只剩下四十億美元援款的名義之爭——華府不能接受河內所謂的「戰爭賠償」，實際上河內對此亦可讓步。不料延至北平與華府宣佈建交之際，美國突然聲明停止在巴黎與河內的建交談判。這顯然是美方屈於中共的要挾，不得不放棄與越南建交的企求。於是河內繼加入「東歐經互會」之後，又進一步與蘇俄締結「俄越友好互助條約」，並接受俄援進軍高棉。永珍的越南傀儡政權，亦在此之前即已成立。至此，河內固認為已奠定了「印支聯邦」的根基，克宮則慶幸已利用越共為它在印支驅除了中共與美國殘餘勢力，從而建立了霸權的基石^⑤。

正當俄越進軍高棉時，鄧小平應邀訪美，迨其返國北平行裝甫卸，中共迅即出動廿萬人馬，從粵、桂、滇邊兵分五路直搗越北。顯然這是出於華府與北平的合謀，採圍魏救趙戰略，用以阻止蘇俄利用越共併寮侵棉而伸展霸權，更值得注意的，為泰國前總理克利安薩，於越軍侵棉之初，即代表「亞西安」訪美求援。卡特總統於接見他時，除表明美國堅決支持「東協」要求外軍必須全部撤離高棉的立場而外，並告知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鄧小平，其此行的意義甚為重要。這等於表明了卡、鄧已決定由中共出兵攻入越北，使越共陷於腹背受敵，不僅可以挽救高棉的危局，亦可解除「東協」國家的壘卵之危。

卡特又向克氏表明：美國對泰協防，斷不會毀棄履行的承諾，且主動地將越戰時期美方存儲在泰國的武器彈藥——價值約為八千萬美元，全部贈予泰方，由於這批軍品都是輕武器，對泰軍抵禦侵棉越軍犯泰而言，根本派不上用場，但對棉西山區非共棉人抗越游擊隊則甚適用，故後來這批部隊所擁有的裝備武器，顯然大都來自華府假手曼谷的支援。不過，「亞西安」亦從此接納了北平推行的反霸統戰，表明反大霸蘇俄，必先反擊小霸越南^⑥。自此之後，印支地區的戰局便不斷擴大升高，而兩個陣營的對壘亦非常鮮明——蘇俄與越共及其在金邊永珍的傀儡站在同一陣線；而中共經由美國伸入「東協」的反霸陣線，連同棉人抗越三邊聯合政府，則同以反擊大霸小霸為目標。

(三) 俄越在印支由暗鬭化為明爭

不過蘇俄與越南是同床異夢，在印支作戰乃各懷鬼胎。河內雖明知克宮利用它併寮侵棉，乃着眼於其東南亞霸權之伸展，然而它亦將計就計，認為正可以此獲得俄援，實現其「印支聯邦」的企圖。克宮主人深悉越共狡滑難馴，鑒於它乃由中共一手哺育成

^{註⑤} 「中共與越南之戰爭」，日本「中央公論」月刊，一九七八年九月號，匿名專家座談會結論。

^{註⑥} 「中共越南衝突中的美國立場」，《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第一版。

長，至羽翼初豐，席捲南越後，立即向北平反噬，一旦實現了「印支聯邦」構想，便更可挾三邦廣土衆民，對莫斯科恩將仇報。所以蘇俄亟思直接取得永珍與金邊的領導權，撇開河內而逕予援助。因此，金邊強人賓索萬與蘇俄直接訂立軍援條約，接受俄援建軍，派遣大批軍官赴莫斯科受訓回國；而蘇俄大批裝備武器亦先後運抵金邊，在俄國顧問指導下編練新軍。不幸的是，這位出身「吉篾越盟」——由越共哺育而成的螟蛉，突然在一夜之間，其黨總書記兼國務總理的職位，遭到一併削除^⑦。

賓某的被貶，只是越俄之間由暗鬭化為明爭，更重要的，乃為蘇俄在印支基地最屬意的海軍基地——金蘭灣。此一被稱為舉世四大天然良港之一的港灣，經過美國在越戰期間，投下鉅資及現代科技加以擴建後，附屬的機場、儲油庫以及軍營等各項設施一應俱全。蘇俄於戰後沉醉於擴建海軍，以海參崴為母港的遠東艦隊，任務在巡弋太、印兩洋，苦於沿途都沒有停泊補給基地，以致在七百多艘艦艇中，不得不附帶修護補給加油等任務的支援船兩百多艘^⑧，無怪克宮對金蘭灣早已夢寐以求。但河內一再婉拒，只許俄艦進出海防與峴港，對金蘭灣一直視為禁臠，使克宮無可奈何。

當中共出兵攻入越北時，一般多預料蘇俄亦將會使用其陳列在鄰接中共北疆的重兵進攻中共後方，誰知克宮並未以其道還治其人，轉而乘機出動其艦隊游弋於南中國海及東京灣。河內迫於情勢，遂不得不開放金蘭灣讓俄艦出入停泊，這便是俄艦出入此一夢寐以求的港灣之濫觴^⑨。中越共所形成的鵝蚌之勢，正好使蘇俄成為從中得利的漁翁。不過河內仍一再表明，俄艦進入金蘭灣，必須經過事前申請核准，莫斯科並未獲得租借權。此是否屬於掩人耳目的遁詞？鑒於胡志明的遺言指出：獨立主權比任何條件都重要，將國土供作外國基地，便喪失了獨立主權，顯示河內當權者並不敢將金蘭灣讓蘇俄正式承租。

蘇俄近年來在高棉大興土木，擴建磅遜港、雲壤港，使大型艦艇可以出入停泊修護。觀察家多認為此乃克宮在印支的海軍基地網，以彌補海防與金蘭灣之不足。其實這更可視為俄艦因未獲得金蘭灣的正式租借權，遂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防備河內有反噬之虞。

(四) 河內投靠莫斯科乃由中共為淵驅魚

蘇俄之所以能從北平手中，爭取到河內對它馬首是瞻，都是由於越共排拒中共的壓力。河內唯恐成為北平的附庸而要求蘇俄

註⑦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六日，第二版。

註⑧ 〔金蘭灣與蘇太平洋艦隊〕，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年五月廿日，第八版，丁士撰。

註⑨ 同註①。

介入，乃使蘇俄趁機逐步在越南達到建立前進基地的目標。所以北平對河內進逼，在克宮而言：正是替它爲淵驅魚。尤其自中共與美國化敵爲友以來，蘇俄由於洞燭越共恆於北平爲討好華府，勢必將越南權益作爲犧牲，在心戰政戰方面，更是針對此點從中挑撥煽動而無所不用其極。當尼克森首次訪平時，莫斯科的越語廣播只不斷播報北平的歡迎實況，並未加以評論，惟其間插播當年北平廣播批評美俄友好往來的原詞——「蘇修墮落到與美帝沆瀣一氣，不惜將兄弟國家權益作爲犧牲」^⑩，如此反覆播播，無怪河內巨頭更加憎恨北平。

至巴黎停戰協定前夕，中共與美國戡定暗盤，支持「南解」政權與河內分庭抗禮，克宮遂從而慾惠河內接受其軍援，以便席捲南越，推翻巴黎協定，並進而合併「南解」政權。其實蘇俄勢在必得的金蘭灣，乃位於南越富慶省，所以合併「南解」政權，正是克宮走向使用金蘭灣途程的初步契機，至越南挾俄援出兵侵棉，引起中共揮軍直搗越北，又使蘇俄艦隊藉援越而得以進泊金蘭灣。由此即可窺知克宮忍、狠、等的外交，都是利用中共與美國合謀制越而逐步獲得成功。

若問蘇俄又何以與中共從事關係正常化談判？是否無視於中越共可能重拾舊歡？是否有意將被稱爲布里茲涅夫主義在亞洲前進基地的越南予以捨棄？殊不知克宮正是由於河內狡滑桀悍，不僅阻撓它與金邊永珍建立直接關係，且對金蘭灣始終不讓它承租，所以只有再借中共對越共的壓力，進一步迫使河內不敢不讓它在印支爲所欲爲。當北平提出與蘇俄談判修好的前提之一——停止支援河內侵略高棉，俾便迫使越軍全部撤離棉境，蘇俄的答覆，雖表明雙方的談判修好，不能涉及第三國問題^⑪，但在私底下，則會慶幸正合「孤」意——亦即正合它借北平對河內的壓力，俾便制使越共聽其擺佈的企圖。

(五) 克宮再藉北平壓力馴服越共

蘇俄支使越南出兵侵棉的初衷，原是斷定棉共政府軍雖擁有八萬人馬，但因其編組都是採游擊隊式，面對正規編制及擁有重裝備武器的越軍，自不能當其鋒。一旦越軍底定棉疆，則不僅中共在印支的殘餘勢力得以消除，侵棉越軍亦將使「東協」前哨的泰國面臨重兵壓境，自不能不倚賴蘇俄從中斡旋，使印支三邦與「東協」謀求和平共存，正是它推銷「亞安體系」的大好機緣。

其後，中共得到美國默契，出兵直搗越北，且使「亞西安」接納北平所推行的反霸統戰陣線，讓中共向泰國假道援助棉共重整師干。同時，非共棉人抗越武裝崛起，且與棉共組成了三邊聯合抗越陣營，標榜反大霸小霸，顯然是以蘇俄爲對壘的主要目標。

註⑩ 「美毛俄在東南亞的新角逐」，本刊，第十三卷，第八期，拙著。

註⑪ 〔人民日報〕「評蘇拒談第三國問題」，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第二版。

。此不僅與克宮先前欲藉越軍侵棉而推銷「亞安體系」的計謀適得其反，且由它承擔的越軍侵棉的戰費，每月不下一億美元，更是不堪長期負荷。四年以前，蘇俄即曾企劃使侵棉越軍撤至湄公河以東，讓高棉各派組成聯合政府，俾適應「東協」國家要求，並邀李光耀總理訪俄以商討達成棉戰停火。繼後克宮突然中止對李氏訪俄的邀請，顯然是由於河內的反對，以致越軍從棉境撤退的計劃胎死腹中^⑫。

自中俄共談判修好引起河內倉惶失措之後，克宮認為此正適合它借北平對河內的壓力以便它迫使越共更加馴服的要求。這由俄越對金邊與永珍領導權之爭的發展以及越南基地由俄軍使用的情況，即可窺其端倪。

近年來，金邊正在加緊建軍，由蘇俄供給裝備武器，由俄越顧問共同編練的金邊正規軍已到達三萬人。據傳俟擴編到十萬人馬時，侵棉越軍即可全部撤離。從上年起，開始分批撤離高棉的越軍，都已交由金邊部隊接防。此外，近年來越南向高棉大批移民，並與金邊簽訂邊疆協定——將湄公河三角洲肥沃土地，大多割歸越南。這些措施，都可視為河內在高棉撤軍前的部署。再據觀察家估計，侵棉越軍的總人數，已由先前的廿萬減至十五至十七萬人，可見河內表明的將在高棉逐步撤軍，及去年與最近在高棉大張旗鼓舉行撤軍儀式，並非如北平及「東協」國家指摘的只是掩人耳目的換防。此即為克宮藉與北平談判修好而脅制河內的功效之一端。

蘇俄拉攏越共歸向的首要目標，在於建立其前進基地——將海空軍基地伸入越南與金蘭灣。由於一再遭到河內的推阻，克宮便不得不再迂迴借重北平對越共的壓力，以迫使河內就範；至於對高棉領導權之爭的讓步，尚在其次。事實上，中俄共談判修好開始後，蘇俄海空軍在越南基地活動亦大有進展。今年二月六日，美國務院亞太助卿伍佛維茨在衆院作證，引述西方情報，顯示蘇俄在越基地的軍機，先前只從事偵察活動，但從去年底，即有TU-16轟炸機進駐，其性能足以攻擊中國大陸東南地區，威脅馬六甲運油海道及美軍在菲基地，他接著指陳，蘇俄最龐大的遠東艦隊更經常出入金蘭灣^⑬，再加上空軍轟炸機隊的進駐，顯示蘇俄已將海空基地伸入越南。這又是蘇俄藉中共對越壓力所獲得的另一重要成果。

(六) 棉西與中越邊境戰局何以同時升高

今（一九八四）年棉境的旱季攻勢，乃由棉人抗越武裝所發動，在戰鬪過程中，侵棉越軍對於聯合作戰的棉人抗越部隊，到

註^⑫ 「新加坡與蘇俄關係面臨考驗」，本刊，第廿卷，第一期，拙著。

註^⑬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駐美特派員王景弘華府六日專電。

處都是防不勝防，其強弩之末的情勢，已暴露無遺。在此同時，中越共邊境戰火，亦迅速升高。上年此季，中共進攻越北，只以叫囂宣傳，配合隔界的砲聲隆隆，以致被記者譏爲公共關係之戰。此與今年的戰況相較，實已大異其趣。而美國雷根總統，又適於此際訪問北平，華府亦一再宣稱：支持中共迫使越軍撤離高棉的立場。至於美國盟邦「東協」國家，對非共棉人抗越部隊的支援，更形成了反霸陣營在印支的聯合作戰，使得「東協」的外交戰線擴展到了熱戰戰場。

中南半島的旱季，雖從每年年杪即已開始，到來年五六月，又進入雨季，惟歷來的旱季戰爭，大都在三月間展開。原因是雨季期間所沖毀的道路橋樑，必須俟修整後，方可運輸兵員與軍糈補給，無論泰棉與中越邊境都是如此。然而本年的棉境旱季戰爭，則是從一月即已由棉人抗越武裝揭開序幕。從一月到四月之前的棉境戰鬪中，抗越游擊隊一直是捷報頻傳。由金邊通達棉西泰邊的兩條主要道路——六號及五號公路，其沿線的橋樑，既都遭到了重大破壞，所有重要的城市和機場、油料、軍械倉庫，也都被游擊隊於攻佔後，予以破壞焚燒。不僅重要的省城如暹粒、菩薩、馬德望、磅廈，都是如此，連金邊市場，也遭受過游擊隊的突襲。

更重要的，是戰略要點，如蒙哥比里及詩梳風，都是棉西的五號及六號公路交匯點，經抗越軍一度佔領後，已被破壞得面目全非。此不僅造成侵棉越軍於反攻時，軍運受阻，且由於存儲在暹粒和馬德望機場的大量汽油都被抗越軍攻佔時所焚，軍運所需的油料在改用直升機及輪船時，亦倍感困難^⑭，本年的棉西旱季之戰，越軍之所以處處都站在下風，固然是由於與它聯手的金邊部隊沒有戰場經驗，更重要的是抗越軍先發制人而佔了先機，使公路遭到嚴重破壞，油料大量被毀，造成擁有重裝備武器的越軍和金邊軍行動困難；而只有輕裝武器的抗越游擊部隊，更可到處乘隙進攻。因此，侵棉越軍在本年棉西旱季作戰中到處顯現了敗象。

(七) 越北棉西戰事都是北平討好美國而形成

棉人抗越軍何以能在本年旱季敢於先啓戰端？且三派部隊之間，又能由同床異夢，一變而形成分進合擊攻守相因的同舟共濟情形？這自與中共的大力支援密切相關。

上年底，宋山、施亞努、喬森潘等人，代表棉人抗越勢力齊集北平，經過與中共巨頭一再接觸後，即舉行三派巨頭會議。其閉門會議的底蘊雖無從探悉，但從宋、施兩人所透露的，即已顯示中共所畀予棉人抗越軍的軍援，不僅已大量增加，且在分配方

註^⑭ 〔棉泰邊區戰爭的評估〕，〔臺灣日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四日，第二版，「專論」，拙著。

而，對三派一視同仁，並非如過去的只着重於棉共一方。至今年元月，宋、施均繼喬森潘之後返回棉西，迅即組成抗越三派部隊聯合參謀本部，在協調統一指揮下，以分進合擊戰略而揭開了本年旱季的棉西戰端^⑯。

幾乎在此同時，中共亦將陳列於中越邊境部隊從事增強，非但將先前部署於越北邊陲沿線的廿萬人馬，增加了一倍，並將飛彈部隊調至此一地區。據日本「文春週刊」駐北平記者專文指出：中共攻越之戰即將鼙鼓重喧，並舉出了下列徵候：(1)胡耀邦會於二月初視察廣西邊境守備軍，「新華社」於發佈此一消息時，特別透露其飛彈部隊已移駐於桂越邊區；(2)北平於春節期間，通令所有駐防於中越邊境的部隊，須澈底檢查各項裝備；(3)河內廣播又透露情報——指稱駐防越北部隊，為迎擊侵略者，已進入備戰狀態；(4)棉共游擊隊已在高棉發動戰端^⑰。

這些情況，即說明了棉西和中越邊境的戰爭，雖遠隔千里之遙，實際上却是由北平指揮的一個戰場，其敵人都是越南，旨在使其腹背受敵，首尾難以相應。棉西的旱季之戰，抗越軍之所以能制敵機先，乃因其作戰計劃，已早在抗越棉人三派巨頭齊集北平時，即已由中共所策定。繼後中越邊境與棉西戰火同時升高。河內為了阻禦中共進軍越北，不得不集結重兵六十萬於北邊，連金邊軍亦被抽調到越北戰場，其本身在高棉的勁旅與悍將，亦不能不北返馳援，此即越共在棉西作戰不利的主因。

北平升高此次印支戰局的居心，在於配合迎接雷根總統訪問大陸，達成它爭取美援「國防」科技等目標。至於華府對此的反應如何？這從四月十八日舒茲國務卿在向記者簡報雷根總統訪平的背景資料便可獲得答案。舒茲指出：中共除蘇俄在其北面部署重兵而外，南面有蘇俄衛星國——越南，西面有俄軍佔據的阿富汗，造成了北平在安全上的種種顧慮，也是與美國共同的顧慮。接著他又將中越共邊境之戰與棉西越軍侵泰戰爭，相提並論，且警告河內，美國對泰國及其「東協」伙伴國具有協防義務，必將協助它們抵抗越南進侵，並暗示華府為了打擊俄越伸張霸權，將不惜軍售北平以制止越南的軍事行動^⑱。

雖然「亞西安」國家如印尼、大馬當軸都反對美國軍售北平，並指出對東南亞安全的威脅，中共較越南尤有過之。惟來自莫斯科對此的反應，華府自不敢掉以輕心。

(八) 結論

註^⑯ 同註^⑭。

註^⑰ 「中越共邊境烽烟的多角度觀測」，《東方雜誌》，復刊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商務印書館出版，拙著。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日，第一版，華盛頓十八日專電。

棉西與中越邊境旱季之戰同時升高，意味著此乃出於中共爲迎接雷根總統訪問北平而發動，也可視爲華府及其盟邦「亞西安」國家共同的反霸示威。越南固然直接遭到打擊，而支使河內併寮侵棉的蘇俄，更是它們攻擊的主要目標——大霸。不過，克宮面對此項總攻擊亦已有所反應。四月下旬，俄艦運送部隊到越南與河內部隊舉行聯合登陸演習，自海防到峴港、金蘭灣，都是演習搶灘登陸的目標地區。而在四月初旬，日本「產經新聞」即已揭露：蘇俄海軍陸戰隊一個營，官兵四百名，擁有五十輛裝甲運兵車、迫擊砲與八二毫米反坦克砲，已從海參崴移駐金蘭灣^⑯。這顯示河內爲了抗拒中共聯合美國及「東協」對它所展開的南北夾攻，已經進一步倒向蘇俄，且不惜將金蘭灣供俄艦補給之外，又讓它作爲蘇俄的海空基地。更值得重視的，爲今年二月間，蘇俄已在寮國永珍附近及寮北瓦瓶平原地區，開始部署了SS四、SS五型導彈^⑰，顯示布里茲涅夫主義的亞洲前進基地已由越南擴充到了印支三邦。

環顧當前的印支形勢，范文同既已表明越南十分企望與美國建交，而雷根總統雖指出河內在高棉全部撤軍之前，華府斷不與它建交。其實在蘇俄藉與中共談判修好讓河內更受到北平壓力的情勢下，金邊既已接受俄援裝備武器並由俄越顧問編練新軍，是則侵棉越軍由金邊部隊接防而全部撤離棉境，只是時間問題，顯示美越建交並非無望。

不過越南與美國建交後，能否消滅印支戰火？就高棉局勢而言，屆時或可由三邊聯合政府加入金邊而擴充爲四邊聯合，惟就地停火仍屬因難重重。何況今日高棉非共棉人兩派與棉共聯合抗越，只是由美國透過「東協」及北平合力敦促的同床而異夢的局面；俟越軍撤離後，自會分道揚鑣而各有不同立場與本身權益之爭，又安能不再動干戈？而且亨桑林原爲棉共地區司令兼書記，由於反對波特與英薩利裙帶集團專橫而投越，倘其加入聯合政府，更難免爲舊仇新怨而重啓戰端。

南越叛軍早就仰賴中共的支援，河內曾一再指控北平在南越的第五縱隊猖獗，而寮國的反永珍游擊隊在雲南接受訓練，亦屬衆所週知。這些都是印支三邦戰火的根源，縱使侵棉越軍撤離，亦無法達成和平，更何況蘇俄套在越南身上的層層枷鎖，根本難以解除。

註^⑯ 「蘇陸戰隊駐金蘭灣」，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第一版。

註^⑰ 同註^⑯。